

第一章 不祥预感竟灵验

这个春天姗姗来迟。惊蛰刚过，万物尚未复苏，却被从北方沙漠刮来的浮尘笼罩，气温下降，乍暖还寒。

已退休四年的姚惟诚，从室内窗户看到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心情格外的沉闷。他的老伴张一荷正忙乎着擦电视柜、茶几与其他家具上落满的灰尘。

十点半不到，电话铃骤然响起。姚惟诚仿佛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忐忑不安地拿起话筒。果然，得到的是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不幸消息。

电话是千里之外的韩雪从医院打来的。她竟然若无其事地告诉姚惟诚，她住进医院作化疗。

姚惟诚以为这是在试探他对她是否还那样一往情深，便对她说：“你何必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韩雪的声音变得很低沉：“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听完这话，姚惟诚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词语——癌症。他心里纳闷：我的不祥预感怎么会如此灵验？随即，他又想起曾在一份科普杂志上看过的文章，说人体能发射一种电波，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能把信号传递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者非常思念的人。先前的不祥预感之所以这么灵验，有可能是在接到韩雪的电话之前，先收到了她的身体发来的信号，才使自己的不祥预感成为现实。他不知所措地拿着话筒，一时决断不出该说的话。妻子看到他惊慌的神态，停止了手中干的活，坐在电话机旁边的沙发上，想听听电话是谁打来的，对方究竟出了什么事。

“喂，说话呀！”话筒里传来韩雪的催促声。

愣了好一阵，姚惟诚诚惶诚恐地问她：“你得了什么病需要化疗？”

她沉思片刻，小声地只吐出了三个字：“血液病。”

听到“血液病”！姚惟诚犹如五雷轰顶。等他从混沌中清醒过来时才告诉她：“这种病现在有机会治愈了。新闻媒体已经报道过用骨髓移植治愈血液病的许多实例，难道医院还不知道？”

“医院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我的血型是 Rh 阴型。这种血型的人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要找到它，几乎是大海里捞针。医院多方求援，至今没有找到。再说，即便是找到这种血型，我想医疗费用可能是个天文数字。”其实，她的病已到了晚期，骨髓移植无济于事，只不过医生和家人给她隐瞒了真情。

姚惟诚叫着她的小名说：“雪儿，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你一定要挺住，创造战胜病魔的奇迹！”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和期盼。我会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至于死神能不能从我身边离去，这就看我的造化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便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耽误治疗。再说，我可以动员我们这里的同学为你的治疗助一臂之力，当然也包括我了。”

“你千万不要把我患病的信息告诉你那里的同学们。我知道你和你身边的那些同学，没有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大家都是靠退休工资过生活，你让他们赞助我，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对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昨天，教育局的领导来医院看望我时，也给医院打了招呼，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治疗。所以，我再次恳求你，不要把我住院的事传给其他同学。你要是那样做，我于心不忍！请你听我的劝解好吗？”

听韩雪的口气那样坚决，姚惟诚只好向她作出了保证，放弃原先念头。

韩雪在电话里听到姚惟诚的声音凄楚，就对他说：“你难过什么，难道你不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是为缓解这凝重的气氛，也可能是大学生活的美好片段重新回到了她的脑海，她出人意料地问他：“你想不想听我给你唱首歌？”

姚惟诚很纳闷，这个时候她怎么还有心思唱歌呢？没有等他回答，电话里已经传来了她那清脆的歌声：

春季里呀么到了这，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

这不是《花儿与少年》吗？姚惟诚忽然猜想到她为什么唱这首老掉牙的歌。

那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他们考进大学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出了医院不久的姚惟诚，第一次出现在校团委和学生会在食堂大餐厅举办的舞会。因为

与同学们相互不熟悉，他只是站在旁边当看客。大约半小时后，一位个头高挑、皮肤白皙、鸭蛋脸型、清秀可人的女同学，在跳完一场舞后刚好站到的身旁。他转身瞥了一眼，认定她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但叫不上她的名字。他偷偷地注视她一阵，但见她身穿红色毛衣，黑色裤子，满头的乌发被红头绳扎成两根齐肩的辫子，青春靓丽。不一会，乐队奏起《花儿与少年》的乐曲，姚惟诚大胆地走到她面前，有礼貌地请她跳舞。她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小伙子，身穿白洋布的旧衬衣，毛蓝布的中山装和裤子，脚上穿的是舞场上很少见的圆口黑条绒布鞋。他的穿着虽然有点土气，但相貌还算帅气，个头也比她高出四五厘米。她想，既然他很有礼貌的邀请我跳舞，我也不能伤了他的自尊心。于是，她随着他进入了舞池。令她意想不到的的是这个貌似乡巴佬的同学，跳起舞来，有节奏、有韵味，旋转时与她配合得那样的默契，在裙笳交错、比肩接踵的舞场上又是那样的游刃有余。

“你是哪个系的？”她问姚惟诚。

他笑了笑，回答说：“我这个人是不被同班同学所注目？”

“这么说你也是地理系一年级的，可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我仅仅上了一周多的课，就住医院做手术治病两个月。你不认识我也在情理之中。但我入校后第一堂课就注意到了你。我叫姚惟诚，是你的同班同学。你是第一个引我注目的同班同学，遗憾的是还不知你的尊姓大名。”

“记住，我叫韩雪。”

一曲终了，他们刚走到场边，乐队队长来到姚惟诚身边，通知他，后面的几场该轮到他用手风琴独自伴奏了。

姚惟诚进了乐池，用手风琴演奏《芦笙恋歌》，人们又涌入舞池，欢快地跳起了华尔兹。跟别人跳舞的韩雪经过乐池时，演奏手风琴的正是刚才跟她跳过舞的姚惟诚，便对这个土气的同班同学有点刮目相看了。

姚惟诚演奏了半个小时，又轮到铜管乐伴奏了，姚惟诚回到了韩雪的身边。

从乐池里传来了印尼歌曲《哎呀妈妈》，韩雪主动地请姚惟诚跟她跳。他们沿着舞池边缘尽情地转了两圈，然后进入舞池中间。韩雪这才问他：“你连班上的同学认识不了几个，怎么就进了校乐队？”

“在我入校的那天，有个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在汽车站接新生。在回校的车上，我情不自禁地把左右手分别放在胸部两侧，模拟弹奏手风琴的指法。那个同学发

现后问我，“你会演奏手风琴”？我回答，“从初二开始学的”。接着，我又反问那个同学“你一定也是个器乐爱好者”。得到的答复是“不瞒你说，我是校乐队的队长，叫柯鸿章。乐队里正好缺一个演奏手风琴的，你想不想参加”？我当即点头同意。

韩雪听了姚惟诚的这段话，有点惊讶地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以后遇到舞会，你还请我跳吗？”

“没问题，只要你不觉得我土气，我只跟你跳行吧？”

这天晚上，韩雪不但跟姚惟诚跳了舞，还欣赏了他演奏的手风琴独奏曲。

自此以后，凡是节假日晚上办舞会，韩雪就主动地找姚惟诚跳舞。尤其是听到《花儿与少年》舞曲，她必请姚惟诚跟她跳。他们从一次又一次地跳舞中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也渐渐地从相识到相知。

现在，韩雪在电话里唱起《花儿与少年》，岂不是在回首那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岁月吗？期盼能够再次注入青春的活力，战胜病魔吗？

韩雪唱完《花儿与少年》的第一段，就问姚惟诚：“还有当年的韵味吗？”

“雪儿，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此时此刻我和你一样，也沉浸在当年那段幸福的岁月中。”

“是吗？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会儿我最想听你对我说一句什么话？”

她这一问，姚惟诚就有点为难了。老伴张一荷就在旁边，他怎么回答她呢？其实，也没什么，对他和韩雪在大学期间的那段恋情，张一荷是理解的。再说，张一荷虽是个女人，却倒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很大度，从来没有为此事怨恨过他。特别是在姚惟诚去年才与分别40年且又音讯全无的韩雪终于见了面，重温了旧情，张一荷还为此而庆幸，使姚惟诚深受感动。

电话那端，韩雪还在等待姚惟诚的回答。对妻子深信不疑的他终于鼓起勇气，向韩雪倾吐了埋藏在他心中40多年的三个字：“我爱你”。

“太吝啬了，就简单的三个字，在‘爱’字的前面连个副词都舍不得加！”

姚惟诚立即对着话筒大声地说：“雪儿，虽然我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但请你相信，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韩雪听了后说：“这才是我最想听的。要是在我们大学毕业前夕你对我说‘亲爱的，我深深地爱你，你嫁给我吧’该多好！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你太傻

太傻！竟然荒唐地失去了你心爱的雪儿。”

“是的，我不但傻而且有些痴呆，世上所有的后悔药让我一个人都吃上，也治不了我心灵深处的创伤。”

“对了，你的文笔还是可以的。这样吧，我希望你把我们在大学四年的生活，当然包括你我之间只开花而未结果的那段爱情的精彩片段写出来，追昔抚今，也算是我们的校园遗梦。我想，它不仅会成为我们那段生活的真实记载，或许还能给现代的大学生留下如何对待人生和爱情的一点遗产。虽然，现在的大学生就群体来说，比较追求时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可能会有接受我们的人生取向的。我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读到它，你不会像40年前那样，再让我失望吧？”

“不会的，不会的，尽管我是一支老朽的秃笔，但我会倾注我的全部感情和心血去写，争取早日给你寄来。”

张一荷虽然在看电视，但她还是把姚惟诚和韩雪的通话听了个一知半解。在姚惟诚放下话筒后她问道：“好像是韩雪来的电话吧，听你们说话的口气，她是不是得了血癌？”

“人有旦夕祸福啊！但愿她能创造出战胜病魔的奇迹。”

“刚才在电话里她是不是还给你唱了一首歌？”

“是的，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给我唱起了《花儿与少年》。在读大学期间，我和她的相识、相知到后来的相爱，是伴随着《花儿与少年》这首曲子。我听着她抱病吟唱这首歌曲，心灵都震撼了。这说明她在病魔面前很坦然，也很坚强。但愿她唱的这首歌不要成为她的绝唱。”

第二章 情愫穿越时与空

韩雪的电话，对姚惟诚来说似是雪崩，打破了他退休后万籁俱寂的生活，陷入无限悲痛的心情涡流。他嘴里老是絮叨着一句话：“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吗？可为什么死神偏偏要缠住这样好的女人呢，难道好人一生平安是谎言？”

虽然姚惟诚不论在电话里还是在信中，一再鼓励她创造出战胜病魔的惊人奇迹，心里祈盼着这一奇迹的出现。但他明白，这对她来说只不过是精神上的安慰罢了，生命留给她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再不能辜负她的期望，把他们在大学期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每一个瞬间写出来，不管它是甜蜜的还是苦涩的，“风和日丽”的还是“暴风骤雨”的，让她在临终之前能够看到。

他的思绪，他的情愫，穿过时空隧道，回到了1957年。

那年，他考进了黄河师范学院地理系。班上的8个女同学中，韩雪的长相算不上是最出众。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她在他的眼里不知怎的，竟然成了理想的女性。是她窈窕的身影迷住他，还是那双稍稍有些深陷却又明亮、深邃的眸子吸引住了他，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每每看到她那有点像维吾尔族姑娘的脸庞，冰清玉洁的肌肤，丰满而又勾勒出曲线的胸部和细长的两条腿，总觉得她比西方人推崇为美人的维纳斯更胜一筹。

姚惟诚虽然觉得韩雪是他追求的偶像，但是，压根没想过与她发展关系。他知道自己出身寒门。他的这点自知之明，使他把自己比作《红楼梦》里的焦大，不敢去高攀韩雪这样的现代女性。韩雪之所以吸引住了他，那完全是自己对认可的异性，当做一种艺术品去欣赏。

在这学期，他和韩雪的交往是最多的。有几件事令他刻骨铭心。

有一次，他跟她跳舞，舞场里很拥挤。他们在人群里穿梭时，他右脚上那双

已经穿旧、穿松了的圆口条绒鞋被人一踩，从脚上脱落了。当他弯腰去找时，那只鞋已被人踢得不知去了何处。面对如此难堪的情景，韩雪不但没有显露出一悦的神情，还把他扶出了舞池。这场舞结束后，她从场地的一角把他的那只鞋悄悄地拣了回来。他以为她不会再找他跳舞了。谁想到下一场舞会一开始，她又拉着他进了舞场，还告诫他不要往人群中挤。这使他第一次看到她纯洁的心灵。

还有，他们进大学的这一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学校也不例外，而且比省内其他大专院校更显得“如火如荼”。仅有10人的马列主义教研组，竟然划了9名右派。还追根刨底，把主管这个教研组的共产党员、副校长贺扶当做“黑后台”，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轮番批斗。一年级虽然没有划右派，但班上也常常组织他们参加全系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除此之外，结合反右派斗争，开展“红与专”的大辩论以及“反右倾”、“拔白旗”之类的政治运动。这使他们一入学就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姚惟诚从高中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就因感冒诱发了鼻子不通气的病，只是因为家里贫穷没有得到治疗。他考进师院后，病情又有所发展，只上了10天课，就去市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确诊他患的是鼻咽腔血管纤维瘤。耳鼻喉科的朱主任为了确定他的鼻咽腔纤维瘤是否癌变，大约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对瘤子做了活检。又请陆军第一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认瘤子是良性的，这才确定了手术方案。姚惟诚从住院到手术后伤愈出院，时间长达两个月，回学校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到了组织处理阶段，但反右倾、“拔白旗”还是“方兴未艾”。

韩雪在与姚惟诚的交往中发现，他因住医院，对学校目前的政治形势并不了解，像是身处“世外桃源”，言谈举止有些随便。更何况在他住院期间有人给他贴过大字报，说他住院是有意逃避反右派的政治斗争。对此，他全然不晓。

有一天晚自习，韩雪去了图书馆，正好看见姚惟诚。她把他约到图书馆西北侧的一片枣树林。蒙在鼓里的姚惟诚还以为这是恋爱的前奏曲，既兴奋又紧张。

“你知道我为啥约你到这里吗？”

姚惟诚摇了摇头，心里在等她吐露真情。

“你住院期间，班上已经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有三个同学被牵连进去，挨了大小会议批斗三四次。这三个人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吕良才、组织委员沈新华，宣传委员梁超仁。有一天，他们开完团支部委员会后，又私下议论共产党员、班长赖福禄的‘人品不地道，像个政治扒手’。他们三人中，有人可能在同

学之间议论过，传来传去，就传到赖福禄的耳朵。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右派分子，不就是因为对个别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提出过善意的批评而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吗？这年月，谁要是某些握有生杀大权的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即便是善意的，也可能被视为‘反党行为’。赖福禄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认定吕良才等三人在散布‘反党言论’，就在班上开批斗大会。你说，这是不是祸从口出？”

“吕良才我已经熟悉了，他家在河南黄泛区，自幼随父母四处流浪，讨吃要饭。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得到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他怎么会以怨报德，反对共产党呢？”

“你小声点好不好，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你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好像与现实隔绝了。我今天约你到这里，就是要提醒提醒你，在这个特殊的岁月里，你应该学会怎么适应环境、保护自己的处世哲学，谨言慎行。我诚心实意地忠告你，要是言行举止不慎，一旦被戴上什么帽子，那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姚惟诚听了韩雪的忠告，心里嘀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

韩雪发现他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不得不把他将大祸临头的危险说出来：“在你住医院的时候，有人给你贴过大幅大字报，说你是有意逃避反右派斗争，应该揪回来批斗。袁玉枚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赖福禄已把你列为下一个批斗对象，你要主动找系上解释清楚，尽早化险为夷。”

听到这个消息，姚惟诚既匪夷所思，又毛骨悚然。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感到韩雪的一席话，不只是为了保护他，而且掀开了她心灵的一扇窗户。由此，又对她产生了有良知、有正义感、外秀内慧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姚惟诚去医院找到了耳鼻喉科朱主任，把自己面临批斗的危险告诉了他。朱主任重新给他开了一张回执，详细地写明了病情、治疗效果、今后注意事项等。回到学校，找到介绍他去医院治疗的校医室医生，一块到系党支部书记那里说明了当时病情的严重情况。党支部书记看过医院的回执和校医对病情的解释后，便对他说：“班上反映的问题，我给他们解释清楚。”过了两个星期，一直胆战心惊的姚惟诚才确信自己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在这个云谲波诡的岁月里，大学生们奔向自己前程的道路真是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相互戒备，成了他们为适应时代必须遵循的处世哲学。即使这样，也有人突然间遭遇横祸。

韩雪帮助姚惟诚逃过了一劫，可是谁会想到她自己却在劫难逃。

元旦过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寒风一阵紧似一阵，把落在地上的积雪又卷起来，将天空和地面搅得惟余莽莽。校院里寥寥无几的行人，正像担心自己被“拔白旗”那样，一个个猫着腰，把头缩进衣领里。

下午的两节课上完后，班上要召开批斗大会。姚惟诚一听到批斗大会，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他以为自己终究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当他镇静下来的时候，心中暗自决定：今天我要豁出去，跟那个赖福禄拼了！

姚惟诚随着鱼贯而入的同学走进了另一个大教室，坐在中间偏后的座位上。

教室里挂着旧报纸拼起来的“批判韩雪大会”的横幅，在排笔写的韩雪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两个“×”。两侧的墙壁上面挂着用毛笔在报纸上写的标语。左侧是“把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倒批臭”；右侧是“拔白旗一杆不留，插红旗寸土必争”！这些标语遮挡了从窗户射进的亮光，使教室显得更加阴沉。

姚惟诚这才明白今天的批斗对象不是他，而是韩雪，但依旧是感同身受。他心里嘀咕：心地那么善良的她，怎么会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把韩雪揪上来！”主持会议的班长赖福禄一声呼叫，使全班同学顿感震惊，目光都投向韩雪。姚惟诚侧过身子一看，韩雪在座位上岿然不动。

“韩雪！听见了没有，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什么事让你这么歇斯底里？”韩雪震怒了，她一边说，一边走上讲台，上门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韩雪刚烈的个性使在场的同学们大吃一惊，也感染了姚惟诚。他心想：“这个韩雪莫非也要拼了，这跟我刚才的思想准备何等相似！”

“韩雪！”赖福禄的一声吼叫打断了姚惟诚的思绪。接着，耳边又响起了赖福禄对韩雪发出的嚎叫声：“校党委佟书记号召全校，‘拔白旗一杆不留，插红旗寸土必争’。今天的大会，就是要拔你这杆白旗！为什么说你是白旗？就是因为你一考上大学，就把当军人的对象抛弃了，还骗了他的一块手表。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在你身上的具体表现？你老实交代！”

韩雪尖刀般的目光怒视着赖福禄，默不作声。会场里一片寂静。

“韩雪！我再问你一遍，你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她依然没有吭气。

被韩雪的“顽固”激怒了的赖福禄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喊起了口号。

一时间，会场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坚决拔掉韩雪这杆白旗”！“韩雪不投

降，就叫她灭亡”的口号声。

姚惟诚被这突如其来的斗争场面惊懵了，在许多人喊口号时他既没有举拳头，也没有出声音。凭他的直觉，韩雪哪里像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的人呢？不过，他依稀记得，元旦前夕，她初中时的一位男同学来学校看望她。但不知他和韩雪究竟有无恋爱关系，是不是她抛弃了他？

会场里的嘈杂声消失后，韩雪终于说话了。据她“交代”，她的这位同学叫孙建民。他俩上小学、上初中就在一个班上。他们的父亲都在同一个矿区工作，两家关系也很密切。好几年前老人们曾非正式地提过娃娃亲的事，但并没有确定关系。高中毕业后，韩雪考进了大学，而落榜了的孙建民却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追求韩雪的欲望随之消失了。这年冬天，一心想献身国防事业的孙建民参军了。他们这批新兵路过省城时，宝成铁路秦岭段因雪灾中断，便滞留在省城，驻地就在师院附近。孙建民抽空看望过她一次，两人也没有谈过恋爱之类的话题。至于手表的事，韩雪说是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父亲为祝贺她，就把自己戴了两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了她。这些事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会是骗了别人的。说到这里，她面向赖福禄大声质问：“我倒要问问你这个班长，说我抛弃了当军人的对象，并骗了人家的一块手表，你能拿出证据来吗？”接着，她从手腕上取下那块表面已磨出划痕，边缘斑驳的手表，出示在赖福禄眼前让他过目：“谁能拿出这样破旧的手表，当做纪念品送人吗？”

会场里一时鸦雀无声。主持批斗会的赖福禄似乎意识到给他反映这件事的人恐怕是猜疑。现在，他手头什么证据都没有，显得有些慌张，连眼神也滞呆了。

韩雪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反击：“赖福禄！你以道听途说、没有根据的事给我扣上‘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你究竟存的什么心？如果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那么你是不是满脑子的封建糟粕？”

“你凭什么说我是满脑子的封建糟粕？”赖福禄被激怒了。

“就凭你堂堂的大名！我问你，福和禄怎么解释？”

韩雪的这一问，使赖福禄目瞪口呆，居然不知如何回答，一幅狼狈的模样逗得满教室的同学忍俊不禁。

约莫过了半分钟，赖福禄似乎捞到了一根稻草，大声地吼道：“我的名字很好解释，福就是幸福，为人民谋幸福；禄就是薪水，现在叫工资。

“不对！”韩雪大声地驳斥，“谁都清楚，从中国人取名字的传统意义上讲，

福就是荣华富贵，禄就是升官发财，这是不容置疑的。我问你，追求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在今天来说，难道不是封建糟粕，它和为人民谋利益是格格不入的。”

听到韩雪击中要害的这些话，会场里一片哗然。在最后一排，不知道是哪个“冒失鬼”拍了几声巴掌，赖福禄的脸被气得发紫，他挖空心思，再也没有想出反驳的理由。

姚惟诚看到会场已经失控，等待着主持批斗会的班长怎么收场时，一位年龄在全班同学中较大的、操着山东口音的同学站起来，作了一番圆场的发言：“韩雪同学把事实真相说清楚就行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今天的会议对我们女同学来说，也敲了一次警钟。我不知道我们女同学中谁有对象，谁没有对象，但爱情对大家来说是回避不了的。我们都要以正确的世界观来对待恋爱问题，不能让我们纯洁的爱情散发出铜臭味道。至于赖福禄的名字，说起来确有封建残余之意。但我想他的名字可能是父辈给起的，与他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把话说回来，一个人的名字虽然是个符号，但寓意着他的追求，他的人生取向。我们且不论班长的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起码听起来很不入耳。”

赖福禄听了这个同学的发言，觉得是给自己搭了一个下台阶的梯子。于是，便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刚才裴准同学的发言很好。他不愧是烈士后代，不愧是个共产党员，与我完全想到一块。今天开这个会议的出发点就是让韩雪洗一个‘温水澡’。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希望韩雪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至于我的名字，原来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小名，到上小学时，再没有起大名，就在小名前加上了姓。我采纳裴准同学的意见，等到大学毕业时把名字改了。”紧接着他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一场闹剧才算收场了。

这是姚惟诚入校以来参加的第一次批斗会。它验证了韩雪不久前在枣树林提醒自己的那些话确是肺腑之言，而不是他当时想象的危言耸听。他对她的认识又从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刚毅、侠胆、勇敢、机智。

对班长赖福禄，姚惟诚以往只听到的是“人品不地道”。而现在的看法也升了级——不愧是玩弄诡辩术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把他开始时煽起的批斗大会气氛，在结束时大言不惭地说成洗“温水澡”，又堂而皇之地当做平常的“会议”收场。对这样的危险人物需严加防范。

第三章 心动就在一瞬间

时光流逝，转眼间姚惟诚已经完成了一年级的学业。期末考试一结束，他们班的同学将要去陕南实习古地质岩层课程。在即将出发的时候，系里得到校党委的通知：生物、地理等凡是有课业实习的系，从今年起，要“破旧立新”，把“传统的、脱离实际的”课业实习，一律改为生产实践，以贯彻落实毛主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校党委书记佟戈就地理系的生产实习，找系党支部书记谈话：“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上下已经迈开了‘大跃进’的步伐。省委为了贯彻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已经打响了把洮河引向‘苦甲天下’的中部黄土丘陵，使其变成全省‘粮仓’的大会战。这项工程还能发挥‘通航之利’，是名副其实的‘山上运河’。现在，已掀起‘千军万马齐上阵’的施工热潮，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边设计、边测绘、边施工，快马加鞭地完成这一‘共产主义伟大工程’。经校方与工程指挥部商定，地理系一二年级学生和测绘学的授课教师担负第八干渠的测绘任务，要求系党支部立即组织实施，尽快赶往测绘现场，限两个月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测绘任务，为全省大专院校树立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面光辉旗帜。”

赖福禄仔细思索了校党委佟书记的指示精神后，决心在这次生产实习中崭露头角，为校党委佟书记增光添彩，让他了解姓赖的这个学生对他的亦步亦趋和忠心耿耿。他独出心裁，在出发前召开全班同学参加的誓师动员大会。会前，他东拼西凑地从报纸上抄了些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准备了一份“誓言”似的讲稿。

动员会一开始，他照本宣科，用他那浓重的乡土口音夹杂个别字句的普通话读音，“代表”全班同学向校党委表示决心：“我们要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指导下，争做当代的活愚公，让

高山让路，河水改道，把我省苦申天下的中部干旱丘陵变成旱涝都收的米粮川！”

大家听到赖福禄把“指引”读成“指导”，“苦甲天下”读成“苦申天下”，“旱涝保收”读成“旱涝都收”而发出笑声，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讲话对大家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自鸣得意地喊叫起来：“再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同学们满足了他的要求，故意地营造了一个笑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的场面。

他接着往下讲时，一股强劲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了进来，把他的讲稿吹出窗户。姚惟诚见此情景，喊了声“报告”，说是“要到楼下给他找讲稿”。得到赖福禄的同意后，姚惟诚跑出室外，从树杈上取出稿纸，上楼后去了一趟厕所，把稿纸当了手纸。回到教室后，他端端正正地站立在赖福禄的面前，故意地用左手敬了个礼，嘴里喊道：“报告班长，讲稿不知被风刮到哪里去了，没有找到。”

赖福禄觉得他前面的讲话已经“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就壮起胆来即兴发挥：“现在是大跃进的年代，这个年代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年代！学校党委既然想到了，我们一定要让校党委放心，让佟书记放心，不但做得到，而且会做得很好！”

韩雪听到这些文理不通的套话，怕他再拖延时间，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便带头鼓起掌，同学们也心领神会地跟着鼓掌。洋洋得意的赖福禄看见韩雪带头给他鼓掌，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一个邪念也随之产生。

七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参加第八干渠测绘工作的地理系师生们分乘五辆大卡车出发了。中午时分，他们在一个县城吃过午饭，又乘车上路。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爬行，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坐在车上的人，一个个灰头土脸，像是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生还者。

当暮色降临的时候，这批“准测绘队员”们到达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等待在这里的省水利厅工程师骆家煌把大家集合在麦场上，宣布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村子的小学住宿。明天还有40公里的山间小道，需要大家步行。农业社已派了一个向导和20几头毛驴，专驮大家的行李和测绘器材。

第二天上路，赖福禄让姚惟诚赶着一头驮着行李的毛驴，走在队伍的后面。韩雪和几个女同学一直走在队伍的中间。后来不知为什么，她慢慢地掉了队。姚惟诚见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便赶上去问她是不是脚上磨了泡？

“鞋不舒服，有点夹脚。”

“这头毛驴驮的行李也不重，你干脆骑上吧！”

她瞪了他一眼，“我骑毛驴，在班长的眼里不正是资产阶级小姐？”

姚惟诚听她说得有道理，就放慢行进速度，与她边聊边走，驱散了他们行走
在山间小路上的寂寞，也为她转移了脚痛的感觉。

日到中天，一行人到了一个叫刘寨的镇子。在一家饭馆吃过午饭后，姚惟诚
看到韩雪靠在饭馆门框上，面露痛苦之色，便主动地扶着她走出饭馆，来到不远
处的一棵老榆树下，帮她脱下那双白底黑帮的布鞋和浅肉色的袜子，一眼看到她
左脚外侧和脚底板前面各磨起了一个大血泡。

赖福禄和裴准走过来。裴准见韩雪赤着脚，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韩雪没有回答，还把磨起血泡的左脚压在右小腿下。

姚惟诚把她的左脚从她右小腿下抽了出来，将血泡暴露在裴准和赖福禄的面
前。然后，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对赖福禄说：“报告班长，她的左脚磨了两个
血泡。就这样，还坚持走到这里。”

“你既然知道她的脚上磨了血泡，为什么不让她骑在驴上？我看，你对韩雪
连一点阶级情绪都没有。”

“那不叫阶级情绪，而是阶级感情。”裴准纠正了赖福禄的语言错误，姚惟诚
和韩雪想笑又不敢笑，只能是偷着乐。

姚惟诚又说：“我在半道上就劝她骑上毛驴，可是她说骑着毛驴就成了怕吃
苦的资产阶级小姐。”

赖福禄一听这话是冲着他来的，想发火吧，又找不出这话的毛病，更何况他
还要跟她培养感情，就以关切的口气对她说：“脚上磨起血泡不能硬扛着，叫你
骑毛驴你就骑上。我看这么办，姚惟诚在这个镇子上找个诊所，扶着她去简单地
治疗一下，后面的路程还长，就不要再挣扎了，骑上毛驴。”

“骑谁赶的毛驴？”姚惟诚问班长。

“当然骑你赶的这头毛驴。怎么？你是不愿意让她骑是不是？”赖福禄怒眼圆
睁，训斥姚惟诚，“我猜着了，你是怕走路，企图把毛驴留给自己骑。”

韩雪听了后没有吱声，姚惟诚巴不得让韩雪骑他赶的毛驴，但依然装模作样
地说：“既然班长说了，那就让她骑呗。”

赖福禄似乎还有些不大放心，再一次叮嘱姚惟诚：“沿途一定要照顾好韩
雪，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说完，便和裴准离开了。

姚惟诚见赖福禄走远了，右手摸着后脑壳对韩雪说：“这家伙葫芦里不知卖

什么药，今天忽然把你这个‘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小姐’关心起来了。”

“管他卖什么药，既然他发话了，就照他说的办，只不过让你受苦受累了。”

“什么受苦受累的，我又不是背着你走。即便是背着你走，我也心甘情愿。班长说了，这是培养‘阶级情绪’。”

韩雪听到“阶级情绪”，就笑得半天直不起腰来。许久，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赖福禄这家伙玩弄政治权术倒是个高手，谁能料想到他肚子里没有灌进去多少墨水，一张口就闹出笑话，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被保送上大学的。算了，不说这些，你搀扶着我，咋俩一起去镇子上找诊所。”

姚惟诚搀扶着韩雪，在镇子上走了不到100米，一眼看到一处挂诊所牌子的门面，就朝诊所走去。

一位乡村医生先用一根针灸用的针刺破了韩雪脚上的血泡，挤出了血水，然后用酒精消毒，涂了红药水，撒了些消炎粉，才用纱布包扎了。这一来，韩雪的左脚就穿不上鞋。姚惟诚向那位医生要了点绳子，帮她把左脚前部分伸进鞋里，把鞋后跟用绳子在脚腕上绑牢，才扶她走出诊所。他所做的这一切，使她体验到，什么是感动！

队伍又要出发了，姚惟诚把毛驴牵到饭馆的台阶前，将自己的行李从毛驴背上卸下来，其他人的两件行李挪到鞍子后面，再把自己的被子和褥子叠在一起，横搭在毛驴的鞍子上，扶韩雪骑上了毛驴，他牵着毛驴走在队伍的后面。走了不远，韩雪就问他：“我屁股下的这床被子是谁的，人家会不会提出意见？”

“你想，我会把别人的被子垫在你屁股下吗？”

正是姚惟诚的这句回答，瞬间使她第一次怦然心动——喜欢上了他。

走了好一段路，前面出现了一条岔道，毛驴停下不走了。姚惟诚怎么吆喝，它还是不动。骑在驴背上的韩雪远远地看到前面队伍的身影，告诉他让毛驴走左侧的路。他这才使劲地一拽缰绳，毛驴乖乖地走到左侧的小路上。

看到姚惟诚刚才对毛驴束手无策的那副模样，韩雪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你笑什么？”

“你刚才的吆喝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讲过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个农家子弟考中了秀才，回到家里他父亲让他赶上毛驴去犁地。毛驴到了地头就停下不动。这个秀才看到毛驴不会转弯，便灵机一动，想起了‘然而’一词就是转弯，于是他‘然而’‘然而’地喊个不停。”

姚惟诚明知她在讽刺他，便来了个借题发挥：“我们那里新娘子结婚都骑毛驴。在旧社会，这可算得上是“母狗坐飞机——提高女犬（权）。”

韩雪听出他的话虽然影射自己，但又觉得他的脑子够机灵的。再说，这山间小路上长途跋涉本来就很寂寞，一路上跟他说说笑话聊聊天，才能解除寂寞，就对他说：“你的脑子够机灵的了，想象力也很丰富，但说出的话有点恶心。说是提高女权，实际上把我贬称‘女犬’。我发现你肚子里罐进的墨水比班长多得多，可能看过的书不少吧。”韩雪说这话是有她的用意。

姚惟诚回答：“不多，主要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的古典小说，还有《红与黑》、《高老头》、《十日谈》等外国的小说。我不明白，你问这些干什么？”

韩雪不能说出她的真实用意，只是说走这么长的路，途中不聊聊天，非常寂寞。然后，又问他：“在你看过的书中，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姚惟诚想，中国的古典小说她肯定都看过，外国的小说几句话也说不上明白，斟酌再三，想起了《十日谈》。他之所以选择《十日谈》，也是想试探她对年轻人的谈情说爱持什么态度。于是，他从《十日谈》中选了三个不同的故事讲给她听。其中有谈情说爱、偷吃禁果的，也有虔诚的少女被披着“宗教神职人员”外衣的色狼诱奸的。

“你怎么尽看这种书，要是有人传到赖福禄那里，不把你当坏分子批斗才怪哩。”

他告诉她，“《十日谈》里有十个少男少女，为避14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的大瘟疫，相聚在佛罗伦萨城郊一座庄院。为了消除寂寞，他们每天以讲10个故事消磨时间。相聚了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由此产生了这部轰动世界的名著。”说到这里，他有些理直气壮地回答了她为他担心的问题：“赖福禄要是批斗我，我就把老祖宗搬出来。恩格斯对这部小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冲垮了当时宗教势力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对人类来说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奠基礼。咱俩要是10天的时间一路同行，我每天至少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才不听你讲的故事，你那个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

姚惟诚心里明白，韩雪不客气地说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句难听的话，只不过是掩饰少女的羞涩罢了，对他并没有产生反感。

第四章 秀色可看不可餐

第八干渠测绘队就设在王家庄。省水利厅工程师骆家煌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又是共产党员，很自然地担任了队长职务。他深知师院的测绘学与地图学教授白晨在测绘学方面的造诣闻名遐迩，因此，对白教授特别尊重，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虚心向他请教，二人关系很融洽。

一年级的同学们分别住在王家庄及其周围的四个村庄，姚惟诚、韩雪等 18 名同学就住在王家庄。赖福禄本来也想住在这里，使自己能与韩雪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但骆工私下征求了白教授的意见后，把他安排到离王家庄最远的一个村庄，而把裴准留在这里负责。

裴准把韩雪、姚惟诚及另一名叫梁兆明的广东籍同学分在同一个带状地形图测绘组。他们到王家庄的第二天开始，按照划分的渠段，跟在定线组的后面，测绘渠道两侧各 500 米范围内的带状地形图。梁兆明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扛着塔尺跑山沟、爬山梁的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测绘的速度、精度都有很大的提高。

学校派遣的炊事员没有按时到达，师生们起初都被分配在社员家里吃饭。姚惟诚、韩雪、梁兆明被安排在一位老大娘家搭伙。

这位老大娘与老伴都是土改积极分子，老大娘曾担任过村妇委会的主任。她的老伴现如今在县农业局看大门，两个儿子都分了家，其中老大在家务农，老二当煤矿工人。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家里只有老大娘一个人。

韩雪特勤快。早上主动帮助老大娘蒸馒头、切土豆；晚上要是从野外回来早一点，又去帮助老大娘烧火、洗菜、揪面片；吃完后的洗锅刷碗她也全包了。

姚惟诚于细微之处见精神，看到韩雪如此勤快，对老大娘又很亲热，心想，自己的母亲与老大娘年龄相仿，如果她有这样一个儿媳该多好呀！